



段云奎的诗

游大足昌州古城(新韵)

濑溪曲转荡烟波，
朱宇连云接远郭。
衙署威严存古意，
贤臣睿智止纷争。
楚香古寺尘心静，
听戏高台悲喜过。
石刻千年传妙相，
海棠依旧醉山河。

沁园春·戒烟(新韵)

烟且听言：数载相随，今诉我怀。近咽喉肿涩，痰浊壅塞；精神萎顿，气色衰白。袖染焦痕，指留黄渍，咫尺人嫌遮袖来。尤堪叹，痛金钞散尽，欲罢难裁。

君嗤笑我迂哉？岂未见、吾功列九垓？遇社交场里，破冰引玉；诗思滞处，拈韵成材。孤馆陪愁，锐仓充入，件件桩桩难细排。从今后，若决绝分袂，君定能推？

沁园春·重庆大足(新韵)

宝顶云萦，石刻千年，法相森森。看裳香花漫，龙岗耸翠，双桥展翅，龙水腾鲲。重汽奔驰，五金烁彩，光电摩托竞逞新。半年兆，黑羊丁坡芋，鱼跳陶人。

红线女的诗

木格窗

木格窗是木质的
这不用假设，更无需证明
那不经意横着或者竖着的纹路
像我掌心里
并不丰盈的爱情

那是在摩围山，哦
那是个有篝火的夜晚
很多灵魂被敞开
很多灵魂在沉睡
木格窗洞悉了一切
它悄无声息

那就悄无声息吧
生命本来就无常
很多看起来热闹的相聚早就装满阴影
以另外的方式结束
包括我们曾笃信的爱情
正穿过崎岖的黑夜
成为木格窗的花边
成为生活的泡沫

老井

我走近它。它的井沿
是方形的，里面也是方形的
井壁上有苔藓，有小蕨草
有落叶，有尘埃
应该还有小蚂蚁，和蜉蝣

他们说它是古井。我没心思去研究它到底有多大岁数。我还是叫它老井吧
而且固执地热爱它的方形
那清透透的水
可以倒映我的影子
也可以照亮我的内心
如果我不小心在尘世里掉下去了
这样的水，还能把我托起来

锦鲤

是润德菲尔的，听说有一尾尾
他们成群结队在水里游动的样子
是不是有点像玉皇大帝在巡游天庭

你是哪一尾呢？红头发，红胡子
金头发，金胡子？还是白头发，白胡子
想像的爱意在水底制造漩涡
吐出的每一口泡泡
都像我从未出口的欢喜

整个五月我都在学习
如何成为另一尾锦鲤
用年轮追赶你沧桑的脚步

2025大足诗人年度诗选(四)

张桃貳的诗

红绿灯

在十字路口我停了下来
看被雨淋湿的鸽子飞过一样潮湿的云朵

一些带着孩子的妈妈
从我身旁匆匆经过

我试图控制时间的走向
让更多的雨水落向无人之地

黄灯闪烁了几次以后
黄昏也来临了，这让红灯看上去
像一枚火红的落日

在这座小城的雨季
无人问津的冬日傍晚

那天我在细雨中独自归家
红绿灯喂干了我湿掉的衣裤

它代替太阳，作红色的药片
治好了我最深的湿寒

半面佛的“出走”

一半是法相，一半是光
侧目而不忍的时候
慈悲就透了出来

一片极薄的佛
嵌在一方窄窄的框里
时间被折叠在玻璃纸背后

高与深，久和长
在眉宇间相生相合
人工的剪法，自然的命数

一片剪纸的佛
被囚禁在龙中路的咖啡馆
人们望向他的时候，也望向“须弥园”

午自习

“有声音，嘴巴，闭上”
我压着嗓子说

瞥见一个孩子漂亮的后脑勺
和我的孩子何其相似

空调和风扇都在吱吱送风
她的耳发清扬，似有梦境悄悄逸出

剪刘海

我在办公室，用同事的美工剪刀
修了一下我的齐刘海儿

——看电脑的时候头发遮住了眼睛
眼周很痒，为了省时省钱——

我决定自己动手，嚓嚓嚓
大家都说我手艺真妙

回到家，我和妈妈聊起
她说，记得儿时从未花钱理发

她说起外婆给他们梳理头发的故事
旧时的月光，就这样，撒在了我的脸上

从心说

姓氏与面孔并不代表我们
灵魂为我们发声
替我们听认与看见

血液流经心和脑
把生活的印痕留在那里
让岁月长出瘀斑、狭窄和皱褶

倏忽如蜉蝣，不得不走走停停
总怕错过风景，喂不饱眼睛
晨起呼吸还在身体里，便万分感恩

瑜伽里有个词，“Namaste”
说一万次，尽头是否是喜乐平安

试过忘记善良，却无法放逐美好
也许明天，也许此刻……

生命如人饮水
当下的阳光照不进昨日
但却足够，安抚杯中波澜

一个在现实中拓展诗意空间的诗群

□ 赵历法

大足诗群，是一个具有独特个性与共性相融的诗群。他们以诗抒怀，其诗作或旷达不羁、爽朗豪迈；或机敏灵动、风趣诙谐；或沉郁浑厚、内蕴深邃；或激情奔放、襟怀坦荡；或情景交融、缠绵悱恻……在沉重而轻盈的生活中固守着诗意的初心和对诗艺的不懈追求。

每当说起大足诗群，我心里总是春暖花开，秀笔竟然枯木逢春。这会儿，我的笔下已然是“诗家清景在新春”，——唐力诗歌意象的独特性，往往在其险峻的诗语中凸显出丰厚的意蕴，旨意愈发深刻，甚至多元指向的诗歌意蕴更加辽远深邃。《钢铁工厂——写给安钢》就是这样的一首诗，作者赞美劳动和奉献，却在更高层面颂扬涅槃和新生。“无数的人物、事件，从历史的……都与火焰激辩，最终所有的暴戾……所有杀戮，化为星辰之芒/最终他们分解、消失，成为矿渣——/让人献祭者，最终自己也成为历史的献祭者。”打开历史的切片，人性的恶与人类的真善美同样触目皆是，甚至肆无忌惮到触目惊心的程度，这不得不引导人类从历史的根源思考人之为人的本源性。历史进入高度文明的社会，善与恶不仅依然泾渭分明，而且更需要从恶的根源加以控制、改造、根除，从而逼迫其转化，涅槃而新生。所以，诗人说纵然“卑微的、朴素的、劳动的人”是钢铁工厂的精神支柱，而人们“无法目睹”的炉门内火花飞溅的激情才是万物重生的“伟大的涅槃”。

女诗人吴维的诗，虽然偶尔也呈现社会的隐痛，“警戒线外，一辆黑色的/中巴车刚刚停下”《我的眼睛形同虚设》，但更多的时候，仍是一如既往地歌赞大自然的美、人性的善和亲情的温馨。她“看见春天的槐花在我心里灿然开放”《位置》，从而宛若春天的灿烂在诗行间绵延。海烟的生活既有不如意的时候，又有无尽的快乐时光，现实生活原本多有不确定性，有小意外，也有小确幸，因而女诗人会偶尔在诗中发出“既满溢着柔情，又有极坚硬的冰冷”（《我感觉像重新认出了月光》）的慨叹。

诗人李墨的诗，常充满淡淡的禅意和哲思，不管世事有着怎样的变数，终归是万变不离其宗，尽管“空无/乃世间常态”，客观无限的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无尽的况味，“风筝爬得再高/也要回落”《省》。但诗人却执意地认为，生活是简单的，只要“寻找到那个出血点”《事物因观察而存在》，人生就会尽情地诗意一把。王永平的诗多蕴含着春天般的和煦，其诗恬静、明丽，富有愉悦的

快感，她“一直在梦境深处/亲吻着/曾经的青春/和深深爱着我的亲人”。当女诗人“站在时代的轨迹上/听年轮转动时光”，她的眼前又是风景这边独好：“一幅写意山水/和雄鸡鸣唱”《七月畅想》。徐元胜在追求诗的多样性时，又借《天下清官》每一根发须的“清霜”为“法典”映照出浑浊的社会现实，“明朝的喻茂坚，用他的目光/烤着我们”。这清霜的法典，“是天下清官的匾额”，更是一面镜子，照出当下社会丑陋的世相和污秽的灵魂。李小强在生活的多领域中实现自己人生的追求，且取得世人瞩目的成绩，“生命就这样在某一刻/莫名其妙地催生出认知的渴望”，因而漫漫

人生路
“每夜
的梦里都在催生梦想与
向往”（《承认一棵慌张》）。

李坤诗的诗饱含生活的轻盈和阳光明媚，却又呈现出人生艰辛的一面，“一片顾着回家弄早餐/一片忙着往工资表格里挤”《妙善湖畔偶遇初中同学》，同时也忘“把那些凋零的花瓣/拾进月光的信封/寄往下一个，盛开的季节”（《我要陪那些花朵盛开》）。诗人十分尊重劳动者，且满怀虔诚的敬畏，他认为修桥铺路的人都有大善之德，是世人崇敬的佛，“三个人蹲在桥上/竟有了佛的模样”（《在小滩石桥，遇修桥的石匠》）。

作为诗人，段云奎常常在冗繁的公务中回眸自己深爱的家乡：“石刻千年传妙相，海棠依旧醉山河”（《游大足昌州古城》）；作为公务员，虽是公余得闲赋诗抒怀，他仍常以杜甫、贾岛为榜样，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语不惊人誓不休”，就连枯燥无味的题材也往往能做到“诗思滞处，拈韵成材”（《沁园春·戒烟》）。

陈亚强、陈石秋、廖凡、邓天文四位诗人，他们岗位不同，却执着地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书写着自己的人生。在这组诗中都有相似题材的诗意图呈现。诗人们怀着一腔“朴素得像山里人平和的心态”（陈石秋《村庄》），在各自的生活中拓展诗的领域，追求生存的诗意图，并常年耕耘在自己诗歌的一亩三分地，致力于“小心翼翼喂养来年/不大不小的奢望”（廖凡《冬垂柳》）。只要耕耘就有收获，有付出就有回报。当秋天来临，“玉米褪出金黄的脚/辣椒在檐角吐出星光”（陈亚强《秋色之恋》），邓天文则坚信，只要我们“把青春和热血洒在逐梦的路上”，必定会“见证它茁壮成长”（邓天文《大足，有你有我！——记大足区民营经济发展大会》）。

红线女这一组诗，保持了一贯的丰盈和厚重，艰辛的日子总是充满追求和希望，面对人生不遂意的人事和生活中的坎坷，她仍然保持着与生俱来的勇气和信心，她对生活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和深刻的感悟。“很多看起来热闹的相聚早就装满阴影”，“很多灵魂被敞开/很多灵魂在沉睡”，而这一切“正穿过崎岖的黑夜”，“成为生活的泡沫”（《木格窗》）。她的人生态度是明朗的，有着自己坚定不移的方向和目标。绝不允许生活中的羁绊阻碍人生步履，只要“把挣扎当作越过”（《三角梅的辩证》），所有坎坷都是潇洒人生脚下的微尘。年轻女诗人张桃貳，人生旅途刚刚启程，还未经历生活的磨难，但她对生活、对人生、对社会却有成熟而深刻地思考。她这组诗呈现的都是生活的常景和常态，不仅富有诗意图，更有对生活的独到见解和生命的深切体验。“当下的阳光照不进昨日/但足够，安抚杯中波澜”（《从心说》），诗人已然悟出生活沉重中的轻盈。

16位诗人的诗作，尽管有的还较稚嫩和拙涩，甚至语言直白而陈旧，但在日益物化的当下社会，大足诗群以其独特而富于个性的诗像拓展着生存环境的诗意图空间，为诗林增添一抹绿色。

（作者系中国作协
会员，大足区作协
主席）

